

廈門市創作劇目選

曹禺題



鹭江出版社

序

摆在面前的是厦门市20位剧作者创作的10本戏。这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专业、业余剧作者创作的大小近200本剧作中挑选出来的。从不同分类看，大戏9本，小戏1本；现代戏5本，古装戏5本；戏曲5本，话剧2本，歌舞剧2本，南音乐舞剧1本。《沉船》、《双连杯》、《竹杠桥》、《荐孝奇冤》、《南音魂》都曾代表厦门参加过全省的调演，《双连杯》、《竹杠桥》、《南音魂》并获得创作奖。《双连杯》和《竹杠桥》还获得过全国的奖项，后者曾刊载于《剧本》月刊。

从作者阵容看，既有陈照寰、杨炳维、林镜泉、蔡其英、罗时芳、瞿维西、林鹏翔、孔皿等前辈剧作家，更以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作者为主，其中象《梦归伊甸园》的执笔者曾学文同志，今年才刚满30岁。

在这些剧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剧作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生活的热情参与和思考。写于特区初创时期的话剧《钟声悠悠》，实际上是两位作者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探讨了青年一代如何保持道德自律的问题。这一主题不但在当时，而且在十几年后的今天，甚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具有现实的意义。《竹杠桥》以轻喜剧的形式，幽默而善意地嘲讽了那些只顾自己发财，忘记公益事业的基层干部。《信任变奏曲》则是在经历了文革“人斗人”的痛苦之后，思索在新时期应建立怎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可笑，甚

至近乎荒诞的故事里，透出让人间充满爱的呼唤。

《荐孝奇冤》虽然是古装戏，却表现出对封建社会本质的现代思考。尤其是求功错荐，欲改而不能的知县潘元忠，和将错就错反得升迁的焦文图这两个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阴暗腐朽，对我们了解昨天，认识今天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些剧作还表现出剧作者在新的时代对戏剧艺术革故鼎新的追求。《沉船》尝试用传统戏曲的手法表现现代生活，其中不乏创意的构思；《钟声悠悠》充满人生感慨的幕间画外音，《信任变奏曲》的荒诞手法，显然受了当时国内戏剧界“布莱希特热”的影响。《梦归伊甸园》和《南音魂》，则可看出剧作者力图充分调动舞美、音乐、舞蹈的表现功能，而不是仅仅追求纸上的畅意。尤其是《南音魂》，初看似乎显得单薄，细看便能发现剧本为音乐、舞蹈、舞美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更可贵的是这个剧本创造了“南音乐舞剧”这样一种新样式，为古老南音的传播、继承、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演出后受到郭汉城等前辈的肯定，并获得省里多个奖项。这个剧本在革新舞台艺术表现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的意义，可以说超过了剧本本身的思想主题。

厦门面对台湾，厦门的剧作者理所当然地尤为关注台湾题材。《双连杯》、《血凝航道图》，一个写台湾高山族庶人头祭，一个写郑成功复台，何斌献图。《梦归伊甸园》则取材于台湾著名作家琼瑶的小说，表现的是当代台湾的生活。《双连杯》的演出，曾引起较大的反响，并获得全国的奖项。《血凝航道图》虽然演出不多，也没有参加省里的调演，但其构思，却是众多写郑成功复台的剧本里，较为独特的。作者在肯定郑成功丰功伟业的同时，着力表现普通中国人在复台斗争中的爱国精神和英勇无畏，这不仅更真实地反

映了三百多年前的那一段历史，也使剧本更富有戏剧性，充满传奇色彩。

在新时期的十几年里，厦门剧作者还创作、改编、移植了大量的“业务戏”。这些戏虽然主题比较一般，情节、人物也难免有似曾相识之处，但往往是剧团赖以生存，观众面最广的戏。瞿维西同志的《武则天篡唐》是这类戏中比较出色的一本，曾被《剧本》月刊作为出色的业务戏向全国推荐，所以，有另一方面的意义。

尽管我们有许多收获，但对比兄弟地区，不能不承认厦门剧作乃至整个戏剧艺术的落后。落后的原固固然有许多，但首先是我们抓得不紧，抓得不力，办法不多，措施不善，而剧本无法上演，无法发表，没有出路以致极大地影响了创作的积极性，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所以我们出版这本集子，立此存照，以补不足。我们将继续在政策上向创作倾斜，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迎头赶上，多出作品，出好作品。

预祝厦门有更多的新人新作问世。

罗一万

1993年5月1日

目 录

沉 船(七场歌仔戏)	蔡其英 林镜泉 罗时芳(1)
钟声悠悠(话剧)	陈耕 陈元麟(91)
双连杯(大型歌舞剧)	朱佩国 陈元麟 杨扬 陈照寰(147)
血凝航道图(七场歌仔戏)	陈耕 陈今福(198)
竹杠桥(高甲现代小戏)	杨继扬 瞿慕林(245)
荐孝奇冤(新编历史剧)	杨康 瞿慕(261)
信任变奏曲(三乐章无场次写意话剧)	陈耕 黄汉忠(313)
梦归伊甸园(歌剧)	孔耕炎 曾学文 黄汉忠(351)
武则天篡唐(高甲戏)	瞿维西(395)
南音魂(南音乐舞剧)	陈耕 黄汉忠(443)

沉 船

(七场歌仔戏)

编 剧 蔡其英

林镜泉

罗时芳

作者介绍

蔡其英：男，生于1925年。曾任新闻记者、编辑40多年。离休前为厦门市歌仔戏剧团编剧。现受聘任《厦门采风》报编委。

林镜泉：男，(1926—1989)，国立福建音专肄业。原厦门市歌仔戏剧团编导，长期从事歌仔戏艺术的研究、挖掘和创作，在歌仔戏唱腔的继承和创新中形成独特风格，擅长《杂碎调、长短句》，深受观众欢迎。

罗时芳：女，生于1926年，国立福建音专肄业。现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全国戏曲音乐学会会员。原在厦门市歌仔戏剧团任音乐设计，长期从事歌仔戏音乐、闽南民歌、厦门曲艺的研究和创作及歌仔戏艺术教育。

场序

- 第一场 海上沉船
- 第二场 摆身一变
- 第三场 垂涎三尺
- 第四场 凶手落网
- 第五场 夜半哭灵
- 第六场 初露马脚
- 第七场 恭喜升官

人 物 表

柯文	(菲律宾商会长)	女秘书
宛治	(柯文之妻)	土匪甲乙丙
大水	(厦门市参议员)	区丁甲乙
吴淦	(警察局侦缉队长)	便衣甲乙丙丁
纪乌耳	(鸦片贩仔)	旅客若干人
市长		商人夫妻
议长		男客
警察局长		女客
何大愁	(侦缉队长小舅子)	报童
刘美香	(遇难者家属)	中央日报记者
老阿婆	(遇难者家属)	华侨日报记者
市长夫人		菲侨代表
歌女玛利		法官
侍者	(女)	法警甲乙

第一场 海上沉船

时 间：解放前夕

地 点：海上

（幕启，舞台上看到复兴轮船头甲板。甲板上堆放着几包台湾白糖。这时，马达轰鸣，船舱里人声嘈杂。有谈笑声，有小孩哭声，有小贩卖香烟面包糖果的吆喝声。）

（复兴轮已从安海开出，正航行在回厦门的路上）

（旅客甲乙丙丁慢慢地走到甲板）

旅 甲：哎，这只船越走越慢，从安海开船，已经走了二点多钟，才到梧屿。

旅 乙：船头家为了赚钱，经常超载，船那跑得快呀。

（商人匆匆走出）

商 人：到梧屿啦！阿容！阿容！

（商妻出）

商 妻：啥事情？

商 人：厦门快到啦，你着准备好了。

商 妻：还早呢，急什么？

商 人：这次带一百包台湾糖，我心里很怕。

商 妻：怕什么？

商 人：给税务局那些娘子碰见，我们又得破费了。

商 妻：那是命里注定，有什么办法。

（纪乌耳上）

商 人：乌耳兄，你这趟带什么？

乌 耳：嘿嘿，你做白的生意，我做鸟的生意。

商 人：希望你顺风！

乌 耳：顺风！顺风！彼此顺风！

（小贩上

小 贩：香烟、面包、糖仔！

（乌耳买一包香烟，正想抽

（土匪甲乙上，东张西望

乌 耳：快到舱里去，这二个横肉脸，不是好货。

（商人与妻、乌耳下，旅客甲乙丙丁都下

（土匪跟下

（台上无人，静场。

（柯文与宛治上

柯 文：（唱）

碧兰大海卷白浪，

伫立船头心茫茫。

远涉重洋归祖国，

接我家眷离故乡。

宛 治：阿文，你看。

（唱）

一只燕子飞向东，

几声哀鸣飘天空。

钻入云层无踪影，

留下悲凉与凄怆。

唉！人就象鸟儿，一会儿栖东；一会儿栖西。昨天我们在塘东大厝，今日又将回到厦门的家里。过几天，我们又将在菲律宾过夜，真是与鸟儿差不多啊！

(唱)

燕子离巢去流浪，
孤苦零丁奔他方，
等待春暖花开时，
展翅飞翔归故乡。

柯文：可是咱的故乡却是支离破碎，，满目疮痍啊！

(唱)

故乡一片乱纷纷，
贪官污吏满衙门，
土匪流氓到处是，
百姓痛苦无处奔。

(白)这次归来，主要是要接你去南洋，免得你在唐山受苦哇。

宛治：可是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心里总是十分难过。

柯文：宛治，今日几号？

宛治：八月二十一日。

柯文：十年前的今日，咱刚刚结婚，我就赶快要出南洋去了，当时，我是十分痛苦。

(唱)

咱两人不忍离别泪淋淋，
默默无言暗伤心，
祈祷上苍来保佑，
早日出头回家庭。

宛治：十年总算熬过去了，你在南洋经商也发达起来。这一次，我与你去南洋，就永远不离开了。

(唱)

明日双双去南洋，
夫唱妇随喜盈盈，

从今夫妻不分离，
鸾凤双飞永相亲。

阿文，你看，这是你结婚时送给我的礼物。十年来，永远挂在我的身上。

(唱)

金链挂在我的身，
夫君对我情意深，
永远不会离开它，
相亲相爱过一生。

柯文：宛治，你看，一只白鹭在海上盘旋，多好看啊！

宛治：白鹭与你一样，她热爱着故乡的海洋……

(二人窃窃私语)

(土匪甲乙鬼鬼祟祟上)

匪甲：(念)嘻嘻嘻，嘻嘻嘻。

上山偷抓鸡，下海偷抓鱼。

匪乙：(念)杀人抢劫无“代志”，

后台老板真正硬。

匪甲：(念)警察不敢与咱“高高缠”，

眼睛闭上无看见。

匪乙：(念)天不怕来地不怕，

大大方方做生意。

匪甲：风势如何？

匪乙：顺风！

匪甲：潮水如何？

匪乙：顺流！

匪甲：立即行动！

匪持枪走近柯文、宛治

(乌耳走出舱外，见状急回舱内窥看)

匪 甲：有身份证吗？
柯 文：我是菲律宾商会会长，有护照。
匪 甲：商会会长，嘻嘻，大尾鱼！
匪 乙：护照拿出来。

（土匪看护照

匪 甲：她呢？
柯 文：她是我“厝内”。
匪 乙：看你这模样，一定是共产党！
柯 文：我不是共产党，是商人。
匪 甲：啰嗦什么，举起手来，搜查！

（柯文身上的美金、手表、钢笔全被搜去

匪 乙：你也有共产党嫌疑。
（把宛治身上的金戒子、金镯子、金项链都搜去
柯 文：请问，你们是那一部分的？
匪 甲：吓，你还敢查我的底子，混蛋！
匪 乙：再问，就打死你！
匪 甲：乖乖去舱内，一句话也不许哼，胡说八道就打死你。

匪 乙：还不快走，不要命了！

（柯文与宛治被推下舱内

（参议员陈大水上
大 水：（唱）

我是堂堂参议员，
政治舞台耍手腕，
挂羊头卖狗肉，
美钞丕索金条赚不完。

（二匪见参议员，点头哈腰

匪 甲：老板！
匪 乙：
大 水：生意做得如何？
匪 甲：顺利。
匪 乙：前面甲板，后面甲板，都赚过了，东西都在这儿。
（指着手提行李袋）
大 水：做事要胆大心细，观前顾后。这里是大海，不是陆上，万一出事，我们就难以逃命了。
匪 甲：是，老板说的是。
大 水：现在你们二人把前舱后舱都看好。叫舱内的老六，
马上动手。东西赚到，立即驾小船逃走，不可延迟。
过了大担，事情就不好办了。
（匪丙急急忙忙上）
匪 丙：老板！老板！
大 水：何事慌张？
匪 丙：舱里有一个当官的和二个便衣，身上带武器，不好
下手。
大 水：糟！如此倒霉！
匪 甲：怎么办？
大 水：难道大鱼快钓到手了，又白白让它逃掉？
匪 乙：是啊！太可惜了。
匪 甲：事到如今不可手软，先把那三个人干掉再说。
大 水：你这个大草包，太鲁莽了。管他什么官，给他一点
甜头，必能化险为夷。
匪 乙：对对，当官的那个不爱钱。
大 水：老六，你请他们到甲板与我会面。
匪 丙：是。（下）
（警察局侦缉队长吴淦率二便衣上

大 水：（笑昧味迎上）贵姓？
吴 淦：（递出名片）小弟是侦缉队长吴淦。
大 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哈哈哈。
吴 淖：贵姓？
大 水：（递出名片）小弟是参议员陈大水。
吴 淖：失敬，失敬，不知陈议员请小弟到此，有何见教？
大 水：一点小事，请吴队长帮忙。
吴 淖：不知何事？
大 水：咱兄弟们，今日在船上做点生意，请你高抬贵手。
（纪乌耳从舱内窥看
吴 淖：没问题，没问题。
（唱）
 是不是台湾来的白糖与大米？
大 水：不是。
吴 淖：（唱）
 是不是菲律宾来的枪枝？
大 水：不是。
吴 淖：（唱）
 是不是金门来的鸦片？
大 水：不是。
吴 淖：（唱）
 这不是那不是到底是什么？
大 水：（唱）
 吴队长听我来讲起，
 众兄弟近来无法过日子，
 袋仔扁三四，
 到处赚无钱。
 今仔日要给旅客借“纸字”，

请你一目开一目“闭”。

吴 淦：（唱）

抢劫害人无天理，
无论如何请你免提起，
海上安全我有责，
此事绝对不能依。

大 水：（唱）

吴队长不免假生气，
娘仔见嫖客假“小字”（害羞），
到底要多少钱，
快快开盘莫延迟。

吴 淦：（唱）

叫声尊敬的陈参议，
小弟岂能不成人之美，
杀人抢劫非凡戏，
待我好好考虑答复也未迟。

大 水：嗨！干脆一点吧！

吴 淖：这样做，会损害警察人员的声誉。

大 水：象个女人，快说！

吴 淖：这个么……

大 水：（焦急地）你真是不识时务！

吴 淖：何谓不识时务？

大 水：当前形势非常清楚。共军已打下上海，迫近福州，厦门的沦落已是指日可待。你我不弄点“走路本”，还等何时？

吴 淖：老兄言之有理。好吧！既然你一定要我开盘，我就说吧！所得物件，二一添作五，平分！

大 水：岂有此理，我们辛辛苦苦经营了一个多月，花了多少